

本报刊登的所有广告均为信息发布,不作为合作或签订合同的依据,读者请慎重考察和咨询后再合作或签订合同,以免发生纠纷,涉及钱款更要谨慎处理,如发生任何纠纷,本报概不负责。



春雨一犁深

□高玉霞

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真佩服古人,一个“酥”字,写得人的心都润了、软了,眼眸都亮了,仿佛看到雨丝雾蒙蒙,山野绿油油,连杏花也沾着时节的香气,一股脑都探出了头。

春雨一到,泥土就醒了;泥土醒了,万物就有了灵气。大地氤氲,风媚雨

娇。虽然此时,草木还是一片疏朗之气,山河仍静默无声,但是,春天的号令已经传遍大地。东风听到了,泥土就听到了,春的锣鼓就要敲响了。

住在乡下的母亲,翻着墙上的老黄历指给我看,雨水一过,就惊蛰了,惊蛰再过,就要栽洋葱了。母亲对于时令的把控,比天气预报还要准确。母亲的老黄历上,“雨水”两个黑黑的大字,明显提醒人们时节的流转。

儿时家里盖房子,正值雨水时节。那时我还小,诸多忙碌都已忘记,只记得开工时下起了雨,雨滴如墨,淋着灰白的老屋,越发浸润出久远的况味来。父亲站在院内,被雨淋得酣畅淋漓,湿漉漉的头发,像迎着春雨的麦茬,在雨水中浸润着,挺立着。那时的父亲年轻,三十几岁,有使不完的劲儿。雨一停,父老乡亲,说干就干,一起合力“呼啦啦”地推倒了两面山墙。老房子倒下去的一刻,没有尘土飞扬,相反却是一片明朗。

后来,打地基、筑墙、上梁等很多大事,也是按照时节一步一步走。上梁那天,母亲特意买来红纸、红布和喜糖,还有一大串铜钱,寓

意兴旺发达。“雨浇梁,辈辈强”,记忆中那天也下了雨,正浇在父亲的心上。父亲满目温情,抬眼望着房梁上被雨淋湿的红布,仿佛在欣赏一朵雨中的山茶花。

“雨水生万物”,父亲也似春雨浇灌的植物,就是这般的,一直忙碌,砌墙垒院,翻地播种,屋前栽葡萄,屋后栽果树,按照时节的步调,稳稳地,不紧不慢,直到绿藤绕出日子的暖,直到瓜果结出生活的甜,直到我们在屋檐下慢慢长大,上学、结婚、离家……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时节的琴弦轻轻拨动,父亲的一生,在一场场农事中谋划、奔波、忙碌,孕育出一片蔚然景象。

如今,父亲已去世多年。每到春雨时节,母亲照例在院前的土地上忙碌,种菜种花种春天。待到屋后的杏花软软地开,父亲耕耘过的土地也开始呈现出万物复苏的新气象。油菜花黄,荠菜叶绿,母亲餐桌上的春天也随之而来。

“一犁春雨,一篙春水,自乐天真。”不管岁月的流逝带走了多少回忆,都会给人生留下许多温暖。只要春风吹来,雨水下了一犁深,人们就会带着欢喜去耕耘美好的春天。

舅姥姥家的黄豆酱

□闫英学

惊蛰节气过后,北方的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。此时,正是乡下人自家做大酱的日子。

每当到了这个节骨眼上,我就会想起已经去世二十几年的舅姥姥,想起舅姥姥家黄豆酱的味道。

舅姥姥是母亲的亲舅妈,儿时,母亲没少带我去舅姥姥家串门。

第一次见到舅姥姥,是在我五岁那年的春天。舅姥姥是小个子,稀疏的头发盘在脑后别成一个卷,上面插着一个木制的发卡。

舅姥姥家住的那个村子石头多,几乎遍地都是石头。石头经过多年风化后,上面长出了一些小榆树和小杂草,把橘红色的石头几乎全部覆盖了。村子里的房屋,大多呈现由低向高的梯形走势,舅姥姥家就住在最高的山坡后面的那个独立院落里。院墙和大门,以及院里的路,全部是石头砌筑的,房子就更不用说了,除了房顶和窗户以外,是清一色的石头。

春天的农家菜园里,一片绿油油的景色。韭菜、小葱、菠菜都水灵灵地出现在眼前。菜园的正中央,一个大酱缸明晃晃地“站立”在那里,上面蒙着一块白布,白布的四个角拴着几个“大钱儿”,风刮起来的时候,撞在酱缸边上,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。

第一次来舅姥姥家,记住的事

情并不多,只记住了舅姥姥家的大酱好吃。

上学后,每年的寒暑假,我都喜欢去舅姥姥家,每次去都留下一晚。那时的乡下生活都很简朴,没有什么好吃的,但在舅姥姥家吃饭,只要桌上有舅姥姥做的大酱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舅姥姥用酱腌制的小咸菜也很好吃,脆生生的,通红通红的,用它下饭,那是再好不过的了。

我总想知道大酱好吃的秘诀,舅姥姥却说简单,然而她做出来的大酱,有一股“青方”(俗称臭豆腐)的味道,吃起来却是特别有味道,令人叫绝。

高中毕业的那年冬天,我应征入伍,临走的前几天,我穿上部队发的军装去看舅姥姥,舅姥姥留我吃饭。她笑着说:“当兵要走了,再想吃舅姥姥做的大酱就难了。”说得我心里酸楚,我知道,舅姥姥心里也是舍不得我。

从部队回到地方后,我留在外地参加工作,距离舅姥姥家远了,但只要回去探亲,我每次都去看望舅姥姥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如今各种各样的酱菜都有,诸如青方那种口味的大酱也不少,可我依旧想念舅姥姥家大酱的味道。那种酱香,那种美味,对于我,就是故乡的“味道”……

中缝广告诚招地区代理

吉林农村报

黑土地

寸草报春晖 悠悠慈母情

□苏亚兰

非放在眼里,记在心上。然而,这份难能可贵的母爱,却犹如春日朝晖,永远散发着无限的光和热,照亮儿女的前程,温暖我们的一生。

在这里,作者以物喻人,把子女之心比做寸草,慈母之恩比做春晖暖阳。柔弱的小草如果离开大地母亲的怀抱,将会枯竭而死。幼小的子女如果离开母爱的阳光,又怎能健康成长?寸草之心又怎能懂得报答大地母亲的恩情?作者将儿女的“寸草心”与母亲的“三春晖”比喻得恰到好处,诠释了世界上最伟大无私的母爱,此乃人间第一真情。诗词精短简练,内涵丰富深刻,令人肃然起敬。

由此让我想起我生命中最重要两个人,母亲和婆母。

母亲给了我生命,含辛茹苦

抚养我长大成人。难忘小时候有一年过春节,父母没有钱给我们买新衣服,母亲便贪黑起早,挑灯夜战,亲手给我们姐妹五人每人做一双绣花鞋。那时候没有缝纫机,乡村女孩子也淘气,为了结实耐穿,母亲把鞋面前头绣上各色各样的花朵,用手工一针一线将每个花瓣绣得针脚细密,一朵朵色彩斑斓的小花,活灵活现,美观漂亮。我和姐妹们兴高采烈地穿上绣花鞋,得意地到人群里去炫耀,惹得小伙伴个个艳羡不已。

从十岁起,年轻的母亲就手把手教我做针线活。待到我出嫁之时,所有的结婚嫁妆和包包鞋,都是母亲亲手帮我做的。母女一场相伴23年之后,我又把针线活带到了婆家,继续和年迈的婆母一起做针线活。婆母与我朝夕相处18年。直到去世前两年,

因脑病导致双眼失明,才放下做了几十年也做不够的针线活。那些个数不清的平凡日子,演绎了无数个缝缝补补的生活场景。无论时光逝去多久,至今历历在目,让我铭记于心。

如今我虽然弃耕进城十年有余,不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,但日常仍离不开摆弄针线,依然保持缝缝补补的生活习惯,比如机洗衣服或者孙子淘气,儿子骑赛车,时常有裤裆或腋下免不了开线,或者袜子磨破脚尖的时候,免不了拿起针线缝缝补补。一针一线都凝聚着母爱的教诲与传承。

我的婆母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她年轻时心灵手巧,做得一手好针线活,尤其是那个年代市面上流行的一根筋窝帮棉鞋,更是她的拿手活。1985年我结婚时她就60多岁了,婆母

说趁她眼神好,手劲儿还行,得给他老儿子做双一根筋窝帮棉鞋,留着他以后岁大了好穿。

岁月更迭,世事变迁。如今年代虽然再也没有人穿这种从鞋底到鞋帮,一色纯手工制作的布鞋了,婆婆这个手艺到了我们这代人,也从此彻底失传。一晃生母和婆母已故去多年,但是母亲给我做的一条花围裙,还有婆母给人做的这双一根筋窝帮棉鞋,30多年来,我一直悉心珍存至今。时而拿出来看看,依然崭新如初。那份真挚纯朴的母爱在我的心里芳华永存。生母与婆母同样恩重如山,万爱千恩让我感动一生,无以回报。

清明节到来,我和家人分别来到两片墓地给已故亲人扫墓,在母亲坟前双手合十,叩拜祈祷,心中默诵这首低回婉转、荡气回肠的《游子吟》,犹如看到了两名母亲慈祥的笑容。诗词古朴隽永,魅力持久,母爱世代传承,功德无量。

寸草有意报春晖,给大地披上点点新绿。我把心底的思念遥寄给天堂里的亲人,悄悄告诉她们,我亦如寸草再生,永远是你们生命的延续。

在灿若星河的古典文学宝库中,总有一首诗词令人怦然心动,与读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。

唐代著名诗人孟郊这首《游子吟》,就是这样一首流传年代久远,具有现实意义的传世之作。
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细细品味这首脍炙人口的动感诗词,作者以白描手法及传神之笔,形象生动的语言文字,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位慈祥的母亲,给即将远行的儿子缝缀衣衫的真实画面,每每读来都备感亲切。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一幅感人场景:母亲坐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,聚精会神地飞针走线。时而用手里的钢针拨亮灯花,时而将针举过头顶,轻划一下头上斑白的发丝,使头皮上的油脂润泽针芒,穿针引线时更加柔韧有余,缝出来的针角更加细密。因为担心儿子外出远行迟迟不能归来,所以才这样不辞辛苦地熬神费力,细致入微。针针线线道出了慈母对儿女的无私奉献与绵绵爱意。此时无声胜有声,做儿女的是否能体会到母亲此时此刻的心情?或许觉得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,并

